

聊风俗

□ 孙会昌

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,有这么一群人在村里走街串巷。他们推着独轮平板车(也叫“秃牛子”),车上装着一个比较密实的铁丝方网框,网框里整齐地摆放着一些无盖的长方形和正方形的硬纸壳盒子。有的盒子里放一些花糖、糖豆、大米花之类的小食品,盒隙插上几个小糖人;有的盒子里放针头线脑、各类小玩具;还有的盒子里放着发卡、头绳、火柴等日常用品。一侧的车把上挂着一个镗锣和锣槌,镗锣是直径约为30厘米的一个铜盘,旁边有两个孔眼拴着一条短绳,方便用一只手提。他们把车推到住户密集的道路边停下,摘下车把上挂着的镗锣,用锣槌敲打,口里大声吆喝着“收长头发,收旧衣、旧鞋、烂套子,小孩戴不着的破帽子,换针头线脑,换顶针,换糖豆、糖块喽!”

在家正忙活的妇女一听见镗锣的响声,都会说:“换镗镗锣的来了,看看有什么旧衣物,换点东西去。”小孩子们则二话不说,向着换镗镗锣的飞奔而去,比兔子撒欢儿跑得还快。

不一会儿,换镗镗锣的跟前就围了一大群人,有老的、少的、男的、女的,他们说笑着,开心地寻找着各自喜欢的小物件,脸上挂满了幸福的微笑。

这些换镗镗锣的小商贩,大都是县城边或乡镇上的五十多岁的男性,他们从县城起货,走村串乡售卖。

独轮平板车两边捆绑的两个塑料编织袋里装着破铜烂铁、长头发、废旧胶鞋、鸡毛等一众回收上来的废旧物品。

可别小看了这些走村串巷换镗镗锣的,他们常年奔走在各个村庄,风雨无阻,不但给村民带来了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,也给大家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

他们每到一个村庄,停好独轮平板车,一敲镗锣,再一声呼喊,立刻就会被一群大闺女、小媳妇围住,纷纷指着叫他拿这拿那,家里若没有能回收的废旧物品时,她们就会用自己存下来的私房钱,购买一些发卡、小圆镜子、雪花膏、搓手油、衣服扣子、头绳和绣花针线等一些小商品。

老婆婆们也一个个颠着小脚往这里赶,她们有的手里托着两个尚有余温的鸡蛋,要换的东西不是肥皂火柴,就是顶针线团。

小孩子们跑来看有想要的东西,嘱咐一声换镗镗锣的“别走”,立马扭头跑回家,在家里搜寻用完了牙膏

远去的『镗镗锣』

的牙膏皮,有的牙膏还没有用完,他们就会把余下的牙膏挤出来,或在床底下找寻不穿的胶鞋,再或是从墙根底下扒拉出一块废铜烂铁,又飞快地跑回到换镗镗锣的独轮车边,生怕看中的东西被别的小孩换走。

换镗镗锣的只要会算账就行,不需要有多高的文化知识,哪怕是算亏了本,也不会有多大损失。

换镗镗锣的一年四季从早到晚推着“秃牛子”,走东村串西庄,一大早出门,天黑了才回家。有时走得远了当天回不了,他们干脆就在走到的那个村里找个柴火垛将就着睡上一晚。饿了就从破提包里拿出个用毛巾裹着的凉干粮,向村里人讨要一碗热水,就着水吃下去。偶尔也会拿一些日用品向村里人换碗热乎的饭来充饥。

那时候的农村,村民生活困难,恨不得把一分钱掰成两半儿来花,因此一些不用了的废旧物品,他们都会攒起来,如牙膏皮、鸡毛、猪鬃、不穿的旧胶鞋、破铺衬、烂套子等,只为了能换点小东西。

换镗镗锣的一般都很随和,不斤斤计较,只要是差不多,就为村民换一些他们需要的小物件。

但是大闺女、小媳妇要换的花头绳、小伙子要换的松紧带,换镗镗锣的会在刻有尺寸记号的车把上细细丈量,多一寸也不肯让。

看到换镗镗锣的那极度认真的样子,小媳妇们往往会开一句不伤大雅的玩笑,引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小伙子多会用嘲讽的口吻戏弄换镗镗锣的,引来换镗镗锣的一丝丝不快:“这位大兄弟您愿意说么说么,俺是小本生意,不计较就得赔本,俺不能光赔钱赚吆喝啊!”

大多时候是皆大欢喜,大闺女、小媳妇、小伙子拿着换来的心仪物件高兴地回家,并让换镗镗锣的改天再来。

在那个年代,这一辆辆独轮平板车,就是一个个流动着的小商店,它方便了村民的生活,也给村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。在沉静的时光里,镗镗锣一响,小村里便呈现出一片匆忙与快乐。

岁月不停步,时代在发展。如今,镗锣早已消逝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之中,换镗镗锣的商贩的形象也刻在了历史的时光里,每当回忆起他们,我的心里便会泛起一丝温暖和感动。

水井

□ 范兆金

我的老家在茌平区洪官屯镇范辛村。村东南的那口圆形水井,曾经是全村人赖以生存的水源,现在已被封存。

这口圆形水井是用青砖垒砌,井沿一周铺着大青石,高出地面也就几公分。历经岁月的洗礼,青石磨得铮亮,青石边像是泼了肥皂水一般光滑。井壁上长有灰褐色的藻藓,其中一两处砖缝稍大一些,麻雀竟在此安家,撵了几次也撵不走,也就由它去了。水井正东不远处是坑嘴,因为村里的大坑形如一条翘着尾巴的鲤鱼,村民都称这口井是“龙眼”。它也不负众望,井水比村里另外两口水井里的水更加清澈甘甜。

每天天刚蒙蒙亮,勤劳的村民就络绎不绝地肩挑水桶来担水。“早啊,二大爷。”“早啊,三爷。”村民见面热情地互相打着招呼。那两窝麻雀早就知趣地飞到枣树枝头,不时鸣叫着,迎接旭日东升。如果有生瓜蛋子前来担水,动作笨拙不得要领,几次提上来都是空桶,不免急躁得头上直冒汗,有长者便不厌其烦地教其打水动作,直到一次能打满一桶水。见其已掌握打水的基本动作,长者才笑呵呵地担着两桶水回家了。

清晨的水井也是全村的信息集散地。昨天村里发生的大小事,以及赶集走亲戚遇见或者听说的稀奇事在这里得以汇总交流,口口相传;时令种播收割的农事,大家在这里相互提醒,尽显全村人的亲近。一次,村西头三顺帮助老蔫头打水,老蔫头回家一个劲地给老伴夸奖三顺心眼多好、身子骨多结实,老伴回头把娘家侄女说给了三顺,成就了一桩婚事,传为佳话。

水井里有长蛇,只是听说,村里没有几个人亲眼见过。井里有青蛙,倒是真事。水坑里的青蛙爬上岸来,不知前方危险,扑通一声掉进井里,就成了“井底之蛙”。水井上方没有掩盖之物,春秋沙砾落叶,冬夏雨雪,尽收井里。村民打水时,眼镜、发卡甚至戒指、手镯、手表、钢笔掉进井里的事,时有发生,就连水桶也有掉到井里的时候。

麦收过后,高温蒸腾,天干地

燥,地下水位下降,秧苗喊渴。原先用扁担就可在井里轻松打上水来,现在得需要用长井绳提水,水质也大不如从前。村主任召集村里的男劳力在大榆树下集合,商议次日淘井事宜,分工明确,各司其职。

淘井关系着全村人的生计,是村里的头等大事,但是老辈子传下来的话,女人和孩子不得参与,有好事的小孩只能远观不能靠近。

将三根粗细相当的檩条一头捆牢,三足鼎立放稳,系上一个轱辘,套上一根长绳,简易滑轮就准备停当。下井前,村主任点燃一叠草纸,嘴里念念有词,祈祷上苍护佑淘井人平安无事。

下井,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如果人多的话,因为井底狭窄人们手脚伸展不开,所以一般同时下井三人。淘井需要短把窄头的工具。下井的村民,不能是乳臭未干的半大小子,都是娶妻有孩子的壮劳力,并且手脚利索有眼力劲儿。他们脚穿长筒水靴,身披蓑衣,头戴草帽。一切就绪,村主任打开一瓶烧酒,下井三人依次喝一口烈酒,直到喝完,使身体热起来,抵御井底的寒气。这时,参与淘井的所有村民禁言,不吉利的话万万不能说。村主任一声“下”,长绳一端的四五个劳力缓缓松绳,把下井的三人依次顺到井底。

先是提上一桶桶浑浊井水,井水带着泥腥味,接着,桶里的水越来越稠,颜色越来越深,腥味也越来越浓重。再把桶换成轱辘斗——圆形柳编箩筐盛淤泥,泥水滴滴答答,幸好蓑衣草帽护着下井村民的头和身子,使之不被淋浇。这种漏水的轱辘斗,倒起淤泥来比用桶方便快捷多了。淤泥倒成一堆,村民用三股叉翻找,以前掉进井里的戒指、手镯、手表、发卡、钢笔等物品悉数找到。物品失而复得,村民很是开心。

淤泥清得差不多了,井底汩汩清流涌出,村主任便招呼井上拽绳的人齐心协力把井下三人拉上来。上来时,还不忘把井壁缝里的麻雀窝掏干净。淘井完毕,第二天一早全村人又可以喝上又甜又清澈的井水了。

说来也怪,每每淘井过后,不出三四天就会有一场大雨降临,旱情解除,秧苗欢喜。

(本版有些文字涉及方言,仅用其音)